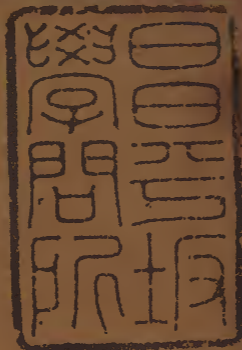


人物概

七之十五



					漢書門
		八	五		
	一	二	三	四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	七	八	漢
二	七	五	書
二	冊	二	架
二	架	七	類

經言校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27	
冊數	2	(2)	
函號	277	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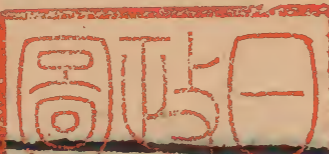


人物概卷之七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纂

論語

十哲



舊唐書禮儀志西京國子監夫子南面而坐十哲等東西
列侍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曰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
衆美實越等夷暢玄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
以寵賢明顏子淵可贈兗公閔子騫可贈費侯冉伯牛鄒
侯冉仲弓薛侯冉子有徐侯仲子路衛侯宰子我齊侯端木
子貢黎侯言子游吳侯卜子夏魏侯 白氏長慶集云
曾參不列四科者非為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蓋繫於一

人物概卷之七

時之事耳請為始終言之昔者仲尼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棲棲應聘七十餘國與時竟不偶知道終不行感鳳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嘆然後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脩春秋立一王之法為萬代之教其次則叙十哲倫四科以垂示將來當此之時顏閔游夏之徒適在左右前後目擊指顧列入四科亦一時也孝經云仲尼居魯曾子侍此言仲尼閒居之時曾參則多侍從曾參至孝不忍一日離其親及仲尼旅遊歷聘自衛反魯之時曾參或歸養於家不從門人之列倫擬之際偶獨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所以不列四科者蓋一時之闕耳因一時之闕為萬代之疑從此辨之又可無疑矣 李觀

辨曾參不為孔門十哲論客有言曰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及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於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於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邀時之遇行已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嘆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遊栖遲不遇天下仕魯不終聘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絃誦不以師道窮而曰妨已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

温温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
思德慮未言者顏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仲尼言有所陳
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子路勇毅果正之士
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政事子游子夏
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謂之文學數子居則講
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
未嘗有用且夫孝者人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
之乃得為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
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目也何謂
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經 范祖禹曰夫子之門人顏
閔僖牛可以為輔相仲弓可以為諸侯宰我子貢可以使

四方冉有可以治兵賦子路可以為將帥子游子夏可以
立制度而不免厄於陳蔡此則天也 野客叢書云四科
者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之徒非謂七十二弟子中止有
此十人而已後人錯認夫子之意遂以四科目為十哲而
學宮中壘坐于夫子殿上其餘弟子繪立兩廡之下雖曾
參之賢亦不預殿上之列謂參非十哲數也至州縣每歲
春秋釋奠亦以此為升降之等失夫子意甚矣考其制自
唐已然承襲至今而莫革也又推而上之觀東漢末徐幹
中論有曰人之行莫大于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原憲之
清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者以其才不如也則知此
說自漢已然不止於唐也 漢酈炎詩曰安得孔仲尼為

世陳四科 魏史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

顏路

顏氏家譜云無繇字路為魯卿士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娶齊姜氏生子回 家語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瑟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史記顏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

孔鯉

闕里誌云鯉字伯魚生於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之九年也既長魯哀公以幣召鯉稱疾不行年五十以哀公十二年卒時孔子已六十九矣墓塋在孔子東生子伋 本姓解云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至十九娶於宋之拜

音宮氏一歲而主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

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高柴

弟子解云高柴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而有志正少居魯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為武城宰 弟子行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啟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怒人也 檀弓云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 雜記哀公問子羔曰子之

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問其先人始仕食祿當何君時文公至哀公七年

勿死 卷之二

宋史李天性曰蓋言成人畏子臯之來方為制服其服乃子臯為之非為死也

宋史畢仲游言孔子廟自顏回以皆爵命于朝而冕居正而子鯉孫伋乃野服帽巾以祭為不稱詔皆追侯

說苑子羔為衛政刑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
 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
 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
 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刑子之足吾在
 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刑者曰斷足固我罪
 也無可柰何君之治臣也傾倒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
 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
 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
 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
 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白帖曰高柴甚惡推
 至孝於孔門 幽通賦注云衛蒯瞶亂子羔滅髻鬚衣婦

人之衣逃得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為其間乎 古今姓纂
 云齊文公子高孫奚以王父字為氏十代孫柴仲尼弟子
 孫舉又以王父名為柴氏 大明一統志云高柴墓在充
 州府沂州

曾皙

史記弟子列傳曾皙音皙 孔安國曰 弟子解云點疾
 時禮教不行欲脩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
 雩之下 檀弓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
 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季武子世為上鄉強且專
 守禮不畏之 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
 倚其門而歌曾點慕矯固之直乃倚武子之門 韓詩外

齊筆談云季
 武子卒時孔子
 生統十七年則
 曾點或朱生
 亦尚少也安得
 倚其門而歌乎
 况觀浴沂誅歸
 之志點蓋見其
 大矣而謂歌于
 有喪者之門乎
 記禮者之又失

勿死

卷之二

五

其質矣
責備餘談云獨
怪去爪小過而
管管暴怒如此
絕與鼓琴浴沂
氣象不類豈所
謂狂者之過耶

傳曰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
得無病乎夫子罪曾子曰汝不聞舜為人子乎小箠則待
笞大板則逃去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
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
水經注沂水北對稷門一名高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
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高門一里餘道西
有道兒君碑是魯相陳君立昔曾參居此

司馬牛

史記弟子傳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弟子解云牛為性躁
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嘗憂之 左傳向魋叛宋司馬
牛致其邑與圭焉而適齊向魋奔齊司馬牛又致其邑焉

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名之卒於魯
郭門之外阮氏又葬諸輿丘杜預註以為閔賢者失所故
特詳其卒葬之所牛亦庶幾君子矣 博物策會云司馬
耕脫身絕桓魋之見非薄也避兄之汚也

棘子成

萬姓統譜云棘子成之後改為棗

齊景公

史記齊世家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三十
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柩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群臣皆泣
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
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

刑罰恐弗勝第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萊人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

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遂群公子遷之萊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 晏子春秋云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栢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於陌徒行見公曰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饑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君之災呂隨百官之吏民饑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酒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晏子

乃返 景公畋于罾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
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
急帶曰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
雖然晏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
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獄訟之不正乎則泰
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
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辟倉
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足乎則吾子存
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
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晏聞
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

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而歸 景公藉重
而獄多拘者滿圜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
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子曰今夫胡俗戎狄之
蓄狗也多者十有余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鷄豚妄
投之其折骨决皮可立待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
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
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
以粟今齊國丈夫畊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
側皆彫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
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
而君終不知鍾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也

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况奪其財而饑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說苑齊景公游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死顏蠲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國者君安得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謀將不納之 獨異志齊景公時有一人犯衆怒令支解曰有敢救者誅晏子遂左手提犯者頭右手執刀仰問曰自古聖主明君支解人從何而始公遽曰捨之寡人過也 左傳哀公五年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未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杜注曰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群公子失所 酉陽雜俎云身丘縣東北有齊景公墓近世有人開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鷺鷥迴轉翅以撒石復下入一丈便有青氣上騰望之如陶煙飛鳥過之輒墮死遂不敢入

臯陶

鄭玄云臯陶為士師號曰庭堅 杜預云庭堅臯陶字 秦本紀稱臯陶是顓頊之後伯益則臯陶之子垂之所出 淮南子云臯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 史記曰臯陶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 又曰帝禹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而臯陶卒封臯陶之後於英

六或在許 帝王世紀云臯陶生於曲阜偃地故帝因之
而以賜姓曰偃堯禪舜命之作士舜禪禹禹即帝位以咎
陶最賢薦之於天將有禪之意未及禪會臯陶卒 荀子
云臯陶之状色如削肌 晉書皇甫謐云臯陶振褐不仁
者遠 皇覽曰臯陶家在廬江六縣 括地志云咎繇墓
在壽州安豐縣南一百三十里故六城東都陂內大冢也
又云光州固始縣本春秋時蓼國偃姓臯陶之後也

伊尹

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
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事湯舉任以國政
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劉向別錄曰九主者
有去君專君授君勞君寄君等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九
九品圖畫其形是也索隱曰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
亦曰伊摯然解者以阿衡為官名按阿倚也衡平也言依
倚而取平又按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
主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或曰九主謂九皇也 呂氏春秋
有佻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
媪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
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毋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隣東走十里
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
生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佻氏有佻
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于是請取婦為婚有佻氏喜以

伊尹為媵送女 韓非子曰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矣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 帝王世紀云伊尹年百歲卒天霧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之又云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已而咲寤而占曰鼎為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為我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于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于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為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也 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路史曰伊摯帝之酒保也醜夏而耕於商陝作摯拾遺記云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 太平御覽記

伊尹之奏曰昔湯有旱災伊尹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種收至畝百石勝之試為之收至畝四十石 讀書記區田法曰伊尹作為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 鶴林玉露云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矢 楊升菴云汲冢璣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又謂伊尹與桀妃末喜交其誣若此必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僂者為之也

公子荆

左傳季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卿南公叔發卿子叔文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衛侯在平壽聞齊

豹之亂乘驅自闕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駮乘使華寅乘
 貳車及公宮鴻駮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
 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
 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喻而泄公公如
 死鳥衛地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
 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

直躬

呂氏春秋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
 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
 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
 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

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韓非子曰

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于
 君而曲于父執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
 也 淮南子汜論訓曰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於
 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

南人

緇衣疏云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稱云人而性行
 無恒不可為卜筮龜筮猶不能知無恒之人而況於凡人
 乎

人物概卷之八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論語

羿奡

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用寒浞為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于外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禹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禹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揚升菴云古傳言羿射日落九鳥之最難射一日落九鳥言射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為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怪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陳晦伯正揚云羿射日鳥景純山海經注詳辨之矣存而下論可也但以日落九鳥為羿射之捷則大有可咲者

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 左傳疏
說文曰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
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
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歸藏
易亦云羿彈十日也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之嚳時有羿
堯時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後人之名字不知此羿名
為何也 離騷經曰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
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疆圉兮縱欲而
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淮南子云王子
慶忌死于劍羿死于桃梧梧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
是以鬼畏桃 隋巢子曰奚祿山壞天賜玉珎於羿遂殘
其身以此為福而至於禍 括地象曰羿五歲父母與之
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還欲取之而群蟬俱鳴遂相而
去羿為山間所養年二十習于弓矢仰天嘆曰我將射四
方矢至吾門止因捍弓射矢徑至羿之門乃墮矢去 路
史云羿左臂脩五歲得射法於山中傳楚狐父之道以善
射著嘗從吳賀比遊見雀焉賀命之射羿曰生乎其殺之
乎賀請左目羿中厥右趾之繇是每進妙中高出天下
九域志云亳州有羿廟 論衡曰暴育古之多力者身能
負荷千鈞手能決角伸鈞使之自舉不能離地 潛夫論
云澆才力益衆驟其勇武而卒以亡

稷

周本紀云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
學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蹟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
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
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
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
棄棄為兒時佗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
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
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帝舜封棄於邠號
曰后稷別姓姬氏 呂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以窒為突乎
窒汗下也 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陰猶潤 子能使吾
突豐高也 士靖而剛浴土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藿夷
毋淫乎淫也 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
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園而薄糠乎
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疆乎無之若何 淮南子堯命稷
為大田師 文子后稷為田疇 大荒經曰黑水青水之
間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

禘謚

左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禘謚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
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禘謚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
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
又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

人物誌

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也不然將亡矣 淮南子曰裨諶
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

世叔

春秋列傳子太叔游吉公子偃之孫也以王父字為氏子
產治游楚之罪成放之於吳將行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
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
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
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定公八年子產卒
太叔為政後五年諸侯以王室故會于黃父子太叔見趙
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
曰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
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
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簡子曰甚哉禮
之大也子太叔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
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
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鞅敢忘之 韓非子子
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
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
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肯嚴刑鄭少年相率為盜處
於隴澤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
尅之游吉喟然嘆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于此矣

子羽

春秋列傳公孫揮字子羽鄭行人也簡公十七年聘於晉二十年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讓功子展而辭其賞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子羽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二十四年衛侯如楚過鄭北宮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辯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之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以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劉向曰鄭

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為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殺臣者不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謀世叔行人子羽之患故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

子西

馬註子西鄭大夫 邢疏案左傳子駟與子公孫夏也或曰楚令尹子西者案左傳公子申也楚囊瓦為令尹為白公勝所殺者也 家語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

子西曰周人有

欲為千金之謀
而與羊謀其羞
言未卒依相率
逃于重立之下
季相呼藏于深
材之中故周人
年年不制一求
至年不具一牢
荷則周人之謀
矣之矣古諺有
之藥舍道傍三
年不成雖則不
成遂猶有望也
若夫休官而謀
于子納妾而謀
于妻用孔子而
謀於嬰與子
西欲成其謀得

臣願言有道青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為人
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
誅也夫子祺者忠臣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
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子
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荆臺之上則子
孫必不悉遊於父母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
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十里之上抑之於百世
之後者也 韓非子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
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
利繫我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
之難子西死焉 說苑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

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
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鄴
武王處鎬豐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天子世
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
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猶見疑
而況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諛諛常與也故有子歲之
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說郛云安吉
縣西有孔子井云仲尼聘楚為令尹子西所譖欲如吳未
定道遙此境嘗居井側因以名焉

孟公綽
孔註公綽魯大夫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

勿說

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
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
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文選曹大家東北賦云清
靜少欲師公綽兮 後漢紀韋彪曰夫人才行少能相兼
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云云 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
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為趙魏老云云

臧武仲

春秋列傳臧武仲紇宣叔子短小多智時號為聖人 左
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貽國
人逆喪者皆鬻魯於是乎始鬻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
絀於狐貽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使我敗於邾 季孫

愛臧孫孟孫惡之及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
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
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
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齊
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
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
君聞晉之亂而浚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
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從於魯國抑有由也
作不順而施不怒也 說苑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
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
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

二兆為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為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卜莊子

周註曰卜邑大夫 古今姓纂云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菜於卜因以氏焉魯有卜莊子楚有卜和 新序云卜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卜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

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宜止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春秋後語曰昔卜莊子方刺虎而下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爭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卜莊子以為然立而顧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一舉果有雙虎之功 荀子齊人欲伐魯忌卜莊子不敢過卜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

公叔文子

孔註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謚 世本云獻公生成

子當當生文子枝枝生朱為公叔氏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
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
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
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
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鄭註不言貞
惠者文足以兼之 左傳初衛公叔文子因朝而請享靈
公退見史鱣而告之史鱣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其及
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
之何史鱣曰無害子猶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戍也
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

有也戍必與焉 說苑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
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
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慈藐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
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又案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吳氏程曰拔皮八反俗
本作枝誤即公孫發仁山金氏曰按左氏及註當作公孫
發俗本傳寫之誤

齊桓公 晉文公

左傳叔向曰齊桓公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
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為內主從
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

人物志 卷之八
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
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
為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
欒卻狐先以為內主七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
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 淮
南子齊俗訓曰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于國以斧
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
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
審於勢之變也 又繆稱訓曰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
不舉晉文公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齊桓失之乎閨內
而得之本朝 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

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
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 唐子或問齊桓晉文優劣荅曰
論功則桓死而文弟論德則文死而桓弟 穀梁傳曰桓
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
會十有一未嘗有歎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
有大戰也愛民也 春秋繁露曰齊桓挾賢相之功用大
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于柯之盟見其大信一
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
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于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
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
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

足而不脩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效
功未成而志已滿矣 說苑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
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
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
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
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
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
之身榮辱俱施者何哉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
也 述異記齊桓公北征孤竹見人長尺具衣冠左袪而
走於馬前管仲曰此山之神也名曰俞兒霸王去聲之君興
則見也 史記曰晉侯會諸侯於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

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
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
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曹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
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
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 說苑晉
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
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
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或有大
故與子試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
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
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

我以誼蕃授我使我不得為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
 我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
 免我于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
 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
 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
 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子糾 召忽

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
 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

註生竇實魯地

越絕書云齊大夫

無知弑其君諸兒其子二人出奔公子糾奔魯魯者公子
 糾母之邦小白奔魯魯者小白母之邦也齊大臣鮑叔牙

為報仇殺無知故興師之魯聘公子糾以為君魯莊公不
 與莊公魯君也曰使齊以國事魯吾與汝君不以國事魯
 我不與汝君於是鮑叔牙還師之莒取小白立為齊君

史記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
 仲讐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

糾于笙瀆召忽自殺 索隱曰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
 聲相近笙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

故諸文不同也 韓非子曰公子糾將為亂桓公使使者
 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

呂氏春秋曰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
 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

有足去一鳥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
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憐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
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
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故鮑叔傅公子小白
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管子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
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
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
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
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
者或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
命笑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
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衛靈公

史記衛世家云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
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
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
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
公司馬遷曰衛靈公與雍梁同載孔子適陳向註曰雍
梁闔人載謂同車而行靈公與此闔人同車孔子為次車
孔子耻之去衛之陳也王孫子新書曰衛靈公坐重華
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敖入諫曰昔桀
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爭離

今君內寵無乃太盛歟靈公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家語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鮪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鮪之入而後敢入雖次之賢不可乎

此則子夏蓋
有仕衛

孫愉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愉子夏曰微愉而勇若愉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為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愉而勇若愉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趨召公孫愉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于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教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轍無罪之民而成威于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

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
論勇于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
請從先生之勇 莊子仲尼問於太史大豨伯常蹇豨韋
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
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豨曰是曰是也伯常蹇
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
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
靈公也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
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
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 拾遺記云師
涓出於衛靈公之世為列代之樂造新曲以代古樂故有

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鴈應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朱華
流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疑河流陰
沉雲之操以此四時之聲奏於靈公靈公情涵心惑忘於政
事邊伯玉趨階而諫曰此雖以發揚氣律終為滛酒滛漫
之音無合於風雅非下臣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其聲而
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涓悔其乖於雅鑿失為臣之
道乃退而隱跡籛伯玉焚其樂器於九達之衢恐後世傳
造焉亦見字

簡公

史記世家鮑收與齊悼公有却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
是為簡公 說苑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

人物相 卷之八
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顧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韓非子曰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群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

陳恒

史記田齊世家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 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于簡公權弗去云于是田常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脩功行賞親于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于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于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 新序陳恒弑簡公而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乃自殺 又陳

恒弒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樓子淵樓曰子之欲與我以
我為知乎臣殺君非知也以我為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
也以我為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我不與此三
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

蘧伯玉

孔注曰伯玉衛大夫蘧瑗 韓詩外傳曰外寬而內直自
設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善廢而不悒 蘧伯玉之行
也 莊子曰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
之而卒誦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
知之所知而莫知其知之所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

知者乃萬物之
皆尊其知之
所知至其知之
所知則常思
其虛而莫之恃
每至望崖而反
其為疑也豈不
大哉已乎已乎
且無所逃言若
此者終不可與
有至而其身之
不能容也雖今
所言為然未知
其果然即使人
亦言以契之

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淮南子主術訓
曰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
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
加兵 原道訓曰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何者
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 說苑蘧伯玉使至楚逢
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
伯玉為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
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
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
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悅蘧伯玉曰楚
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

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釜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釜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 仲尼弟子傳云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魏志中山恭王袞曰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 曹大家東征賦曰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嚮其丘墳唯令德之不朽兮身既沒而名存 陳昌胤俗傳曰長垣縣有蘧伯鄉一名新鄉有蘧亭伯玉祠伯玉塚

微生取

通志氏族畧曰微生氏猶今人曰某生也微生畝魯武城人

公伯寮

馬注曰伯寮魯人弟子也 正義曰家語有申繆字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寮是諛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

子服景伯

案公伯寮列代從祀追我朝程敏政奏考正祀典以寮既不見家語且愬子路以沮仲尼乃聖門之蟲虺遂罷其祀

孔注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 疏案左傳哀公十二年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注云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註云何忌誤也 世本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 家語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成為伯矣且執事以伯名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

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聰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七人

小學紺珠經一作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一作長沮桀溺荷蓀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一作伏羲神農皇帝堯舜禹湯 正蒙曰作者七人伏羲神農皇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玉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通義云作書契開稼穡作甲子禪賢在璿璣平水土弔伐之類皆開端作始文供臣職武述湯跡故不列於作名義人品端的無疑朱子謂起而隱去因上下章而云然也不思

作不可以言隱隱不當以先起也豈謂先隱於本土復走出外境為起去乎禮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論語曰述而不作二作不足為證易傳曰昔者伏羲氏作神農氏作黃帝氏作堯舜氏作孟子曰聞文王作應與此作義同石門守

皇甫謐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為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頌曰石門門者闔闢是尸仲路宵投廼詢其師魯尼入耳強仕致譏閔光韜彩百世所希

荷蕢

皇甫謐高士傳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頌曰荷蕢者何逃名衛也宣尼鳴樂明者知意翩然出諷比之厲揭斯行斯言果於忘世

高宗

禮記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史記殷本紀云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廼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 說苑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

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原壤

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父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卷然者言孔子手執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歡說仲尼 夫子聖人誨人不倦宰我請喪親一期終助陳恒之亂互鄉童子許其求進之情故志在攜獎不簡善惡原壤為舊何足怪也而皇氏云原壤是上聖之人或云是方外之士離文棄本不拘禮節妄為流宕非但敗於名教亦是誤於學者義不可用其云原壤中庸下愚義質得矣 弘明集云原壤喪親登木而歌孔子過而不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方耳 魏書李業興傳梁武帝問原壤何處人業興對曰鄭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孔子聖人所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備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業興對曰原壤所行事在彰

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孔子深敦故
舊之義於禮無失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之
後世崇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

闕黨童子

氏族略云闕氏風俗通闕黨童子之後

史魚

孔註曰衛大夫史鮒 說苑仲尼曰史鮒有君子之道三
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賈太傅新書衛
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鮒數
言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
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
不當成禮靈公徃早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
容而寤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
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鮒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
死且未止又以已死諫可謂忠不衰矣 家語孔子曰古之
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死諫忠感其君者也可
不謂直乎

柳下惠

古今姓纂云周公孫魯孝公子展展孫無駭以王父字為
展氏至展禽食采於柳下遂遷於河東河東解縣秦末有
柳安下惠裔孫也 新唐書世系表同 魯語齊孝公來伐臧文仲
欲以辭告 謝齊病焉為辭也 問於展禽對曰獲 展禽名 聞之

人物志 卷之八

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若為小而崇以怒大國使加已亂亂在前矣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曰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場之司使君盛怒以暴露於敵邑之野敢犒與師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不公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文公及齊先君大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今君來討殺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必不泯其社稷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

許為平而還

說苑云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

召其相曰為之柰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君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死亡國百姓茨屋伐木以救城郭子曰不

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割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寔此割羊矣臣之君固以此不懼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兵釋魯之難柰何無賢士聖人乎 家語孔子曰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 淮南子注曰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邑名 符子曰隣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夫子三黜無憂色何禽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豈吾心之憂喜 列女傳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耻也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以乎且彼為彼我為我彼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畢三黜材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門人從之以為誄莫能竄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

周

千姓經云周任商太史家語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左傳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又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為莠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文選潘安仁曰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勞力而就列舊唐書李蔚曰孔丘聖者也言則引周任之言

人物概卷之九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論語

陽貨

春秋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左傳注曰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家語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女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

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韓非子陽貨去齊走趙簡主問
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
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
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
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
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
人故君子慎所樹 淮南子人間訓曰陽虎為亂于魯魯
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
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伯迫也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
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
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
故與子反也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
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
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

公山弗擾即不

春秋列傳公山不狃字子洩季氏家臣 左傳仲由為季
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即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
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
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頡下伐
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後復 吳將伐
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
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

云祖謙氏曰不
似有全魯之善
而不免為叛人
是以知小節之
不足恃

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
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
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即病之王問於子洩
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
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
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魯魯
史記世家曰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
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
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
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温
温無所試莫能已用曰盖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

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然亦卒不行

佛肸

說苑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
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祛
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
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肸播而止之趙簡子屠中牟
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耻
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襁負其母
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新序佛肸以中牟叛
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烹大夫皆
從之至於田卑田卑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

田基田卑皆
是一人說非新

勿死

卷之九

三

序並出創中壘
而互見之蓋傳
疑耳

人物相

卷之六

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
胥脫屣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單不肯與
也求而賞之田單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
為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
懷耻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
列女傳趙佛胥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胥之母也佛胥以
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胥之母將論自言
我死不當士長為之言於襄子襄子問其故母曰不得見
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
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為當死襄
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為不當死也母曰吁

以主君殺妾為有說也乃以母無教耶妾之職盡久矣此
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
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
之子少則為子長則為友夫死從子妾能為君長子君自
擇以為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
臣妾無暴子是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胥之反寡
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胥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
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

微子 箕子 比干

史記宋世家云紂使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
栝為王栝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

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劓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 徐幹中論曰殷有三仁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為上箕子次之比干為下

飛鉛搃錄曰史記宋世家武子克商微子肉袒而縛左牽羊右把茅七弟恒請天至此謂子曰微子有四乎兄知之乎子曰書禮未聞通笑曰微子四乎何也

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 夏侯玄曰微子仁之窮也箕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其歸一揆也 宋世家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周武王克商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國於宋 殷本紀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即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 梁書紀曰王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板出地告龍逢之寃 大明一統志云微子城在今潞州府潞城縣 尸子曰箕子聳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

人物類傳

卷之九

四

仁也
緯畧豈未睹尸
子若邪何云書
傳所不載也
晉即晉

空同集云蘇洵
曰比十有心而
無術蘇秦有術
而無心秦何人
也鷄雀與孔鸞
長短和故禍天
下者必洵之言
著也

人物志 卷之九

五

也 緯畧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書傳所不載 楚辭天
問曰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前漢書梅福曰箕子佯狂於
殷而為周陳洪範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
舊唐書曰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家之玄菟郡耳
楚辭天問曰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諛諂是
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 括地志云
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狂乃歎曰王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
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者三日
紂問何以自持比干曰脩善行仁以義自持紂怒曰吾聞
聖人心有竅信諸遂殺比干剖視其心也 姓源珠璣云
殷比干子堅逃難長林山因氏林 淮南子曰王子比干
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
死節故不為也 又曰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
視箕子則卑矣 賈至微子廟碑云觀其進思盡忠則忤
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全身以逃難去就生死之塗沈吟
出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也免身龍戰之郊解縛鷹揚
之帥卒能銷復舊物統承先祀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
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啟前箕子而後少師則文王未可專
征於諸侯武王未可誓師於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子產
善相矣太公之賢不過穰苴之法矣是太王立季歷而昌
帝乙捨微子而亡成敗繫本不其昭彰

接輿

人物志

卷之九

五

高士傳曰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楚王聞陸通賢遣使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績以為衣食飽衣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甌妻戴紕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峨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為仙云頌曰接輿厭濁放隱佯狂徵羅上士徙適遐方歌衰鳳德車下道旁洞天周涉妙藥為糧離騷云接輿髡首莊子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

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為也

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眇姑射夜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

若冰雪淖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

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

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

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

其言也猶時女汝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薄萬物以為

一世斬祈乎亂孰弊為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

大浸稽啓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

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

而適諸越越人斷短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

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冷焚水之陽宵杳然喪

其天下焉范無隱云山以喻身藐射言其幽眇神人即身

者則不食五穀吸風飲露粟雲御龍游於四海非過論也或者求之於外不亦遠乎肩吾見狂接輿

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

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

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

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

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

之無知郭注欺德者以已制物則物失其真也夫寄當於

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為

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

則自成也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長沮 桀溺 丈人

漢應劭曰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

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

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聖

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沮溺耕處下有東流子路問津處

也括地志云黃城山在許州葉縣地理志云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

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蓋

於此也 大明一統志南陽府葉縣其人長沮桀溺丈人

高士傳頌曰悠：沮溺並耜荒墟故詢渡濟暫駐浮車

飄然無荅齊口致譏物情不足隱德有餘 丈人絕軌倨

接殊賢天涯日暮鷄黍是延載陳夫子尋返客轅先幾掃

一物無

人
物
類
卷
之
九
跡虛室依然 晉釋道恒曰昔伯成躬耕以墾殖沮溺耦
作以脩農此等直是違俗遁世之人耳 文選班孟堅曰
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曹大家曰溺桀溺也謂
孔子為避人之士未可與安身自謂避世者招子路從已
隱也

虞仲

潛夫論曰太伯君吳端垂衣裳以洽周禮仲雍嗣立斷髮
文身保以為飾武王克殷分封其後於吳 系本曰吳孰
哉居藩籬宋衷曰孰哉仲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解者
云雍是孰食故曰雍字孰哉也 左氏疏云虞姬姓也周太
王之子太伯之弟仲雍是為虞仲嗣太伯之後武王克商
封虞仲之庶孫以為虞仲之後虞中國為西吳後世謂之
虞公僖五年晉滅之地理志河東大陽縣周武王封太伯
後於此是為虞公志太伯後者以仲雍嗣太伯故也 陸
氏吳地記雍家在常熟虞山上與言偃冢並 常熟志仲
雍祠在虞山東北嶺上山下有清權坊成化中提學姜御
史謙建弘治七年御史劉廷讚重建于乾元宮右前為門
繚以周垣中為饗堂主曰商逸民虞仲有司歲時以少牢
行祀 又云虞仲泉發源虞山伏流出于倉巷井清而味
淡 弘明集云昔泰伯虞仲斷髮文身夫子兩稱至德中
權以俗內之賢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哲美譚

夷逸

薛氏人物攷云夷氏逸名夷詭諸之裔也族人夷仲年為齊大夫夷射姑為知大夫獨逸隱居不仕地理志謂虞仲夷逸師古曰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遁迹也

朱張

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荀子曰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群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與交之間簞席之上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讀為勃然平世之俗起焉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况况此也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少連

萬姓統譜云少昊氏之後家語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食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天師摯 亞飯 三飯 四飯

通志氏族畧云太師氏商有太師摯周有太師疵亞飯氏商末賢人亞飯干之後也三飯氏三飯繚之後也四飯氏四飯缺之後也

鼓方叔

世本云方叔氏鼓方叔之後也漢功臣新壽侯方叔無咎

少師陽

通志氏族畧云少師氏英賢傳魯有少師彊又有少師慶

師襄

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師襄子曰子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教又問曰已習其教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志也又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丘未得也又問曰子有所繆然深思為有所皇然高望而遠眺曰丘殆得其人矣黜然黑頰然長曠然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揖拱而對曰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魯公

古今姓纂云周公子伯禽封魯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餘年為楚所滅子孫以國為氏 說苑云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于魯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天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

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
 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其戒之哉子
 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又云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
 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允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
 諫必開不諱之門樽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
 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
 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
 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
 辭 書大傳云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
 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
 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
 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
 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
 循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
 入門而趨登堂而跪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
 藝文周庚信周公伯禽贊曰伯禽居魯鳴玉來朝周公
 問政治國風謠北山有梓南山有橋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八士
 周書武寢解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和寢解王乃
 厲翼于尹氏八士注武王賢臣 晉語文王詢于八虞賈
 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 春秋繁露云四產得八男皆君
 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 古今人表八士在中上等

爾之與也以四
 乳八子而稱瑞
 及其長也以一
 每四子而稱
 年事在公八
 又此魏延與
 二年秀容即婦
 一產四男四

莊十六男季容
今太原之忻州

季駟文駟馬淺
黑色也班超傳
漢使有駟馬注
作駟又駟即駟
字宋明帝以駟
字季駟字乃駟

季駟字乃駟

譚苑醍醐云八士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乃命南宮忽
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
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即伯适也則八士
者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近之宋人小說周有八士
姓名八人而叶四韻伯達伯适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
叔夜叔夏夜音亞一韻也季隨季駟隨音馱駟音窩一韻
也周人尚文於命子之間亦緻密不苟如此通志氏族
略曰叔夜氏周八士叔夜之後也楚康王時有叔夜子莊
見國語世本云季駟氏周八士季駟之後晉有祁邑大
夫季駟息季隨氏周八士季隨之後宋有季隨逢蕭穎
士蒙山詩子尚損俗紵季隨躡假執季隨即周八士中一
人也蒙山有季隨隱迹事未不知所出亦奇聞也薛氏人
物考云予至咸陽縣東北五十里有八士墓稱南宮氏及
觀雍大記亦載其墓而父老尚傳誦云

孟莊子

左傳襄公十六年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
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孟孺子即
莊子名速春秋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秋仲孫
速帥師伐邾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於
向督揚之盟故也邾人驟數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
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古史云孟莊子作鋸鑿黃震
氏曰祝柯之會晉已為魯執邾子取邾田矣澶淵之會魯

人物考

卷之九

三

又方與邾同盟矣不宜更伐之也孟莊子父喪方新而盟
莒伐邾專橫如此急於檀魯爾

叔孫武叔

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左傳
叔懿子圍郕是知叔孫武叔即州仇也謚法云剛彊
曰武世本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
丘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婞婞生成子不敢敢生武叔
仇仇是公子牙六世孫檀弓云叔孫武叔之母死既
歛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陳皓
曰武叔待尸出戶然後袒而去冠括髮失禮節矣故註以
子游知禮之言為嗤之也雜記云古者貴賤皆杖叔孫

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輓輪者于是有爵而後杖
也注此記庶人廢禮之由也

人物概卷之九

人物概卷之十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纂

孟子

梁惠王

刑昴疏惠王是武侯之子謚法云愛人好與曰惠 魏世

家云惠王三十五年惠王以厚幣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

皆至梁汲冢紀年云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

魏策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

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

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

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

并州割記曰六
雄之自王則梁
惠始也故梁惠
不難劫而得夷
者也

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果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 呂氏春秋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郵齊威王幾弗受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 惠子之治魏也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大術之愚為天下笑得舉其諱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言惠王比惠子於管夷吾欲更著其名仲父之名圍却鞏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潞羸也國家空虛天下之兵四至衆庶誹謗諸侯不譽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翟翦言惠子之法善而不可行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 韓非子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

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長子太子申

魏策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則禽公子爭之于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効之今太子自將

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呂氏春秋曰鑽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敗莫大於不自知高誘曰鑽荼龐涓魏惠王之將

梁襄王

邢昺疏案世家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卒子赫立是為襄王襄王在位六年卒謚曰襄謚法云因事有功曰襄又曰辟土有德曰襄魏策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

於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唯其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灤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灤水見之于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顧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

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鄴東有淮潁黃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疲行不絕鞙鞙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

西京雜記廣川王非發魏襄王家皆以文石為櫛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櫛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宛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牀上有玉唾壺一枚銅劍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

齊宣王

邢昺疏周顯王二十七年史記云齊威卒子辟疆立是為齊宣王在位十九年卒謚曰宣謚法云善問周達曰宣說苑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驛騶騏驥令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盧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

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呂氏春秋齊宣王好射

說人之謂己能用彊弓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 韓非子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宣王死湣王立好一、聽之處士逃 史記世家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驕忌

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
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
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
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
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
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
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
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七年與
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
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
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
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
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
百千人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

勾踐

韋昭曰勾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芊姓也鄭語曰芊姓夔
越世本亦云越芊姓也 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
勾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
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
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
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
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

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
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
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
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于天王天
王親趨王趾以心孤勾踐而又宥赦君王之於越也繫起
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灾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
今勾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
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勾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
罪頓顙于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
獻貢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勾
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眩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

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于王府大王豈辱裁之亦征
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搯之是以無成功今天
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
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
天王秉利度義焉淮南子曰越王勾踐卑下吳王夫差
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
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卑辭甚服然而甲
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 呂氏春秋越王苦會稽之
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厚甘味
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鍾鼓三年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內親
群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

之江與民同之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衣禁襲
色禁二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漬病困窮
顏色愁悴不膳者必身自食之于是屬諸大夫而告之曰
願一與吳徼天之衷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
肺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償此孤之大願也若
此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之諸侯不能
害之則孤將棄國家釋群臣服劍臂刃變容貌易名姓執
箕帚而臣事之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孤雖知要領不屬
首足異處四肢布裂為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於是異
日果與吳戰于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擒
夫差戮吳相殘吳二年而霸此先順民心也 韓非子越

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畫乃為之式從者曰奚
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
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一曰越王勾踐見怒畫而式
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畫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
之曰畫有氣王猶為式况士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
死以其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
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
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死也又况據法
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拾遺記云初越王入國有丹鳥夾
王而飛故勾踐入國起望鳥臺言丹鳥之異也

公劉

史記凡本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班叔皮北征賦云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濟註曰公劉所居邑公劉周之遠祖德及草木故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吳越春秋范蠡曰昔公劉去郃而德彰於夏實父讓地而名發於岐

鄒穆公

進義仁山金氏
茶賈太傅新
述鄒穆公之
甚詳蓋因益
之言而自反
者

賈太傅新書云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糝毋敢以粟於是倉無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吏以請曰糝食鴈為無費也今求糝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以糝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滿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與民此非吾粟乎鳥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間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又云穆公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

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隣于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售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春築者不相杵婦女投珠瑱丈夫釋袂鞞琴瑟無音暮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

魯平公

邢昺疏謚法云法治而清省曰平 史記魯世家云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為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二十二年平公卒 索隱曰系本叔作旅 皇甫謐云元乙巳終甲子

樂正子

文選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剋 廣文選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于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為不見乎

子春克豈其
知克稱孟氏
足而行事不
視見公孫而
宜益民恨矣
三乾氏所謂大
至盈筭不曾度
一人授受之
益難言哉

人物概卷之十

人物概

卷之十

人物概卷之十一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孟子

公孫丑

三遷志云公孫丑葬鄒境內城西北十里公孫社 大明

一統志云兗州府鄒縣北有公孫丑墓 宋史程振傳振

請立廟于鄒祀孟軻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食從之

曾西

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

明作傳以授曾申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

微仲

祭春秋祭魯孟
子曰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公孫
之養氣曰裡義
泰實則氣不通
泰虛則氣不
泰勞則氣不
泰佚則氣不
怒則氣高喜則
氣衰憂則氣狂
悞則氣悞凡此
皆氣之害也董
子所稱公孫豈
即丑邪

人物概

卷之十一

檀弓云微子舍其孫贖而立衍也鄭玄注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是為微仲

賢聖之君六七作

疏案史記云自湯之後湯太子早卒立次弟外丙外丙即位三年卒立外丙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卒伊尹乃立太丁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大甲立三年伊尹放之桐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乃迎帝太甲授之政太甲脩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稱為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丁崩弟太庚立太庚崩子小甲立甲崩弟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已崩弟太戊立殷道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仲丁立丁遷於囂丁崩弟外壬立壬崩弟河亶甲立殷道復興甲崩子帝乙立乙立殷道復興乙崩子祖辛立辛崩弟沃甲立甲崩兄祖辛之子祖丁立丁崩弟沃甲之子南庚立南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殷道復興南庚崩弟盤庚立殷道復興諸侯來朝南庚崩弟小辛立殷道復興南庚崩弟小乙立乙崩子武丁立殷道復興故號為高宗是也

膠鬲

韓非子曰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子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國語史蘇曰妲己有寵與膠鬲比而亡殷呂氏春秋曰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比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竭何也言以何武王曰

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
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
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
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
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因戰大克之

孟賁

帝王世紀云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孟
賁生拔牛角 尸子人謂孟賁曰生乎勇乎曰勇賁乎勇
乎曰勇二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攝
三軍服猛獸也 呂覽云孟賁過可先其伍船人怒而以
楫攄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顧目而視船 髮

植目裂盡揚播入於河

北宮黶

通志氏族畧云北宮氏姬姓衛之公族也

七十子

案家語弟子解顏回魯人字子淵 閔損魯人字子騫
冉耕魯人字伯牛 冉雍字仲弓 宰予字子我魯人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 仲由弁
人字子路 言偃魯人字子游 卜商衛人 顛玄曰字子
夏 顛孫師陳人字子張 魯參南武城人字子輿 澹
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 樊須魯人字子 有若魯人

字子有一子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 原憲宋人字子思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 南宮韜魯人字子容 公皙哀齊

人字季沈一作曾點史記曾參父字子皙 顏繇史記

繇無顏回父字季路史記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

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

公良儒當作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草

五藥從 秦商魯人鄭玄曰字不慈按左傳及史記正義

是少孔子四十歲其父藎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顏刻史記字子驕 司馬黎耕黎無宋人字子牛 巫

馬期史記陳人字子期 梁鱣一作齊人字叔魚少孔子

二十九歲季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

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

請留吾孔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一作果

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季而有子 琴

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 冉儒史記魯人字子魚 顏

幸一作魯人字子柳 伯虔字楷一字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寵一作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卹一字

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 叔仲會

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史記季相比每孺子

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

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

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奚蒧

字子偕史記作奚容蒧 公祖茲一作公祖 字子之 廉

潔字子曹史記作子 公西與史記作 字子上 宰父黑

宰一作 字子黑史記作 公西蒧字子尚一作 穰駟赤字

子從史記穰作 冉季字子產魯 薛邦字子從史記

國避漢高祖諱鄭字乃 石處字里之石史作后里之

薛字之誤今祀鄭國 左郢史記作 字子行 狄黑字哲之

懸直一作 字子象 任不齊字子選楚 榮祈

哲一作 高澤字子秀秀史 原桃字子籍史記引家語

字子祺 顏噲字子聲魯人 秦非字子立魯

亢又 公肩肩一作有 字子仲史作 燕級史記 字子思魯 公夏守

漆雕從史作 字子文 燕級史記 字子思魯 公夏守

守史 字子桀魯 勾井疆一作 字子 步叔桀字子車齊

石子蜀字子明史記為石作 邾選字子飲史記飲

樂欣字子聲魯 顏之僕字子叔魯 孔弗弗史 字子茂

孔子兄孟 漆雕侈侈史作 字子歛 懸成字子橫橫史

皮之子 顏相史記作 字子襄 王文恪公云按史記仲尼

弟子列傳載顏回以下顯有季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者

三十五人而公伯寮與焉其無季有名不見書傳者冉季

以下四十二人共七十七人蓋孔子所謂受業身通六藝

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小司馬亦謂家語數同

今按家語得七十五人中間姓氏亦復差異史記有公伯

寮秦冉鄒單家語不載而載薛邦申績又史記所無又索

隱云文翁圖有蘧伯玉林放申張申棠今石室圖七十二

人亦無所謂張與棠者考之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
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元中
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始並從祀杜佑通典載開
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有遠瑗林放陳亢申張琴牢
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
縣豐今家語作懸置字子象而祀典不及焉家語薛邦字
子徒申績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此則邦即國
也績即黨也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者之誤耳論語釋
文考張孔子弟子鄭康成云申績而績即績字之誤文翁
圖有申張石室圖有黨無張是以黨為張也後漢王政云
有羔羊之潔無申黨之欲是以張為棠也則黨固為棠而

續博物志云孔
子七十二人
向傳列仙亦七
十二人皇甫士
安撰高士亦七
十一人陳長又
撰者旧亦七十
二人

棠又為張也二申猶二琴本一人而二祀薛邦即鄭國而
亦為二人以之並祀不已瀆乎明嘉靖十年改正文廟祀
典已補祀郭單而申黨琴牢薛邦皆已除祀而前古之繆
為之一正云 玉海祥符二年五月乙卯朔詔追封孔子
弟子七十二人顏回充國公至卜商河東公曾參瑕丘侯
至琴張原本缺丘侯詔曰四科鉅賢並超五等七十達者
俱贈列侯令中書門下及兩制館閣分撰贊初帝覽崇文
院檢定七十二弟子 案史記唐會要凡七十七人今曲
阜廟準國學畫像

東郭氏

通志氏族畧云東郭氏姜姓齊公族桓公之後也齊大夫

人物志

東郭書見左傳又大陸子方號東郭賈齊人莊子有東郭子魏文侯時有東郭子方東郭惠見說苑

孟仲子

邢昺疏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于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毛詩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

魯頌閟官篇疏孟仲子曰是謂禘宮蓋以姜嫄祈郊禘而後生後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禘宮孟氏譜云孟仲子名畢

孟子之子也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者朱子注孟子徒趙氏以仲子為孟子之從昆弟

與譜不同 三遷志云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三代聖

序錄徐整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

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明子傳

魯人毛文公

充虞

萬姓統譜云充贊皇宮音周有充虞漢有充申

子贇 子之

韓非子曰燕君子贇召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內不堙汚池臺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備畝畝子贇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

子之問馬趨高
指鹿奸雄盜國
事若合符良可
鏡也

喪驛子作

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
其故何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
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
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 燕策燕王噲既立蘇秦
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
交及蘇秦死而齊閔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
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
問之曰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
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故是燕王大信子之
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
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
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
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
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
之益也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
也其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
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効
之子之子之南面行主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
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齊閔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
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
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
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

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見死者
數萬衆燕人恫然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王曰今伐燕此
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童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
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
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索隱曰按上
文太子平謀攻子之而年表又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
死紀年又云子之殺公子平今此文云立太子平是為燕
昭王則年表紀年為謬也而趙系家云武靈王聞燕亂召
公子職于韓立以為燕王使樂池送之裴駟亦以此系家
無趙送公子職之事當是遥立職而送之事竟不就則昭
王名平非職明矣進退參詳是年表既誤而紀年因之而

妄說耳

管叔

書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 孔穎達疏曰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攝政
攝政者難以成王為主政令自公出不復關成王也蔡仲
之命云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降霍
叔於庶人則知群弟是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三為群則
滿三乃稱群蔡霍二人而言群者并管故稱群也傳既言
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為周公之弟孟子曰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之兄孔安國似
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

史記卷之十一

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也乃
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誦公是王心惑
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于孺子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
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 又云殷法多兄亡弟立
三叔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
之權恐其因即篡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
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啓商共叛為罪重耳 合璧事類
云周文王第三子管叔鮮受封於管以國為氏焉今鄭州
管城是也

時子

國名紀云博昌有時水春秋之乾時元凱云旱則涸故曰
乾時齊大夫時子 古今姓纂云齊有賢人時子著書見
孟子新論

魯穆公

魯世家曰元公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為穆公穆公二十
三年卒子奮立是為共公 皇甫謐云元壬申終甲辰
檀弓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弗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
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
之今之大夫交政于國中雖欲弗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
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
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歲
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禘禘而奚若鄭

注 魁者面鄉天 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

觀天哀而雨之 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鄭玄注巫主接神 曰天則不雨

而望之愚婦人謂女巫 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

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

乎謂憂戚於 孔叢子繆公問於子思曰寡人得嗣先君

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

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為之若何子思曰君有惠百姓

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

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

亦可乎公曰諾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

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

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

謂言之過也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

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

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

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

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

然又何疑焉 韓非子魯穆公使魯公子或宦於晉或宦

於荆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心不生

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今晉與荆雖

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泄柳

檀弓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左相由左相
泄柳之徒為之也註亦記失禮所由始也泄柳魯穆公時
賢人也相相主人之禮 又云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
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鬻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鬻
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
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
貧者

申詳

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
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 鄭注禮嫂
叔無服言思子游之子申詳妻之昆弟亦無服 孔叢子
公叔木謂申詳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
詳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詳
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
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
人口而疏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柰何答曰有龍穆者
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
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脩實而不脩名為善不求人
知不撞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
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申詳曰吾
乃今知公叔子同而不和誠小人之驕者也遂謝之

高子

詩小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詩疏云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今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否序錄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 玉海云余案詩序高子即高行子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歲我思不遠

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歲我思不遠

人物概卷之十二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滕文公 定公

趙岐注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
 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
 公為正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 邢疏曰案春
 秋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滕侯曰我周之卜
 正也乃長滕侯隱公七年杜預注云滕國在沛國公丘縣
 東南是滕文公即滕侯之後也謚法曰慈惠愛民曰文忠
 信接禮曰文凡稱公者蓋古者天子有三公稱公王者之
 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伯小國子男之君亦得稱公者非

借之也以其國人尊之故稱公而已

成覲

邢疏曰以意推之則成覲之勇果公明儀之賢者可知矣
人亦未詳 博物策會叙青州府人物云杞梁以忠義自
許而左傳紀其事成覲以丈夫自期而軻書述其言

公明儀

家語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顙於孔子孔子曰
拜而後啓顙顙乎其順啓顙而後拜頌乎其至也三年之
喪吾從其至也 牟子曰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
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為蚤蚤之聲孤犢之鳴即
掉尾奮耳蹠躐而聽

龍子

孔叢子有龍穆注云孟子稱龍子趙岐謂古之賢人疑即
穆也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
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
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聖子未可謂能為書也

神農

詩疏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法教民始教造田謂
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
實同也 藝文志農家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
於農業通耕農事託之神農雜占有神農教田相土耕種
十四卷 管子神農作植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

穀食揆度篇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十倍
淮南子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
神農黃帝而後能入亂世間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
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
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 又曰神農之播穀因苗以為教

賈誼雜說曰神農嘗百草之實教民食穀 帝王世紀

曰神農起列山為列山氏今隨厲鄉是也 又曰神農之

王天下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 史記索隱

曰淮陽有神農井 呂氏春秋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

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

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 國史志曰潞州長子縣有

神農州 說原曰神農姜姓代伏羲而王在位一百四十

年都魯曲阜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帝乃耕而種之

黃帝內傳曰帝為天子地神獻五穀之種乃耕地而播

種之 春秋元命包曰神農世白阜圖地形脉道 注白阜

為神農圖畫地形通水道之脉 藝文類聚引神農書曰

湛濁為地 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無粟者弗能守也又

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之輒藺之此

謂一耕而五獲 尸子神農氏治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為

行雨旬為穀雨旬五日為時雨正四時之制萬物咸利故

謂之神 又曰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並耕而

王所以勸耕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隨縣北有厲鄉村重

山有一穴相傳云神農所生又有周回一頃二十畝地外
有兩重塹中有九井神農既育九井自穿每汲一井則衆
井水動即以此地為神農社歲祠之水經注同述異記太原
神金岡中有神農嘗藥之鼎存焉成陽山中有神農鞭
藥處一名神農原藥草山山上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
百藥中有千年龍腦搜神記云黃帝赭鞭鞭百草盡知
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號神農皇帝
楊炯藥圖序云神農拖赤鞭而歐毒

益

書疏曰益是皋陶之子皋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

史記秦本紀曰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
玄鳥墮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
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
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皂游爾後
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
鳥獸多馴服是為栢翳舜賜姓嬴氏索隱曰嬴姓之先
一名伯翳尚書謂之伯益系本漢書謂之伯益是也尋檢
史記上下諸文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系家即
叙伯翳與伯益為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邪拆亦謬誤
爾史記曰益主虞山澤辟路史發揮云伯翳者少昊
之後皋陶之子而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墮歆也然世
俱以伯翳為即伯益其繆甚矣予嘗攷之伯翳者嬴姓之

祖也書傳羸姓實出少昊其源甚著非高陽後也故劉秀表校山海經云夏禹治水伯益與伯翳王驅禽獸是則益翳為二人亦有能知之者第太史公於益翳有時而不分所以致後生之繆爾 稗編金履祥曰伯益即伯翳也秦聲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為翳契之為高皋之為咎君牙之為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繇垂之為倮鯨之為鯀虺之為儻紂之為受罔之為羿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記之為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

趙簡子

史記世家云趙鞅是為簡子為晉卿晉出公十七年卒新序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目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

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 呂覽趙簡子曰厥也愛我
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
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
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
相人於師敦頰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忍君之不
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
也卒不居趙地又况乎在簡子之側哉 趙簡子有兩白
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宮夜款門而謁曰主君
之臣胥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
者入通董安子御於側愠曰胥渠欺吾君請即刑焉簡子
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

契

史記殷本紀曰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
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
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
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 焦周云契生堯代舜始舉之
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娥氏女與宗婦三人
浴于川玄鳥遺卵簡狄吞之則簡狄非帝嚳次妃明也
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
命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
發而視之鶯遺卵而北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燕
降卵於有娥氏女吞之生契 宋符瑞志云高辛氏之世

紀曰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禘與其妹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而墜之五色甚好二人競取覆以玉筐簡狄先得而吞之遂孕剖而生契受封於商書中候云玄鳥翔水遺卵於流城簡狄吞生契封商

虞人

左傳曰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孔疏曰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尊故麾旃以招之也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古者聘士以弓故弓以招士也諸侯服皮冠以田虞人掌田獵故皮冠以招虞人也

是名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兵興而攻翟廣門之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

王孫子云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膺而嘆董安子曰敢問何嘆簡子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隣國養賢以獵吾也張華云簡子冢在臨水界冢上氣成樓閣

王良

呂氏春秋曰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高誘注王良晉大夫郵無正文選王子淵曰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犇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

人馬相得也銑注曰王良韓哀古善御者韞轡也淮南
子覽冥訓曰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
而斂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程畢安勞樂
道馳騫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觀象賦云仰見造父
爰及王良注造父五星在傳舍河中造父周穆王御死精
上為星王良五星在奎北王良者晉大夫善御九方歎之
子一名郵無正為趙簡子御死精託於星為天帝之馭官
星經云漢中四星天駟旁一星名王良策一星在王良
前為天子僕楊子卮言韓非子曰王子期為趙簡子御
子期王良字也左傳杜預注以王良為郵無卮未知孰是
然韓非去王良時近或得真

公孫衍

今本
牙將軍
九世

史記列傳云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
儀不善張儀已卒之後犀首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
長韓非子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
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通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
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
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
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
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
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
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

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已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于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凶凶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子由古史云蘇秦欲連諸侯以拒秦此一時良筭也公孫衍一說齊魏而蘇秦之約不能期年以壞衆志之不一其勢固難成哉

張儀

史記列傳云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驛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疆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荀子曰人臣之論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用態臣者亡齊之蘇秦楚之州侯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淮南子秦族

訓曰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為傾覆
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啟居或從或橫或
合眾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 鬼谷先生曰
蘇秦張儀一體也然其矯尾厲角含吐縱橫張儀不如蘇
秦是能分人主之地也 王海東萊呂氏曰戰國游說之
風蘇秦張儀公孫衍實倡之秦周人也儀與衍皆魏人也
故言權變辯智之士必曰三晉兩周云

周霄

趙注曰周霄魏人也 國策云文子田田需周霄相善欲

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在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于
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

王曰善因名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 周霄疑

則謂官他曰子為肖謂齊王曰肖願為外臣今齊資我於

魏官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
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
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滕更

萬姓統譜云滕南陽官音周文王第十四子滕侯之後後
失國子孫以國為氏

萬章

通志氏族畧云萬氏亦作婉姬姓畢萬之後一云芮伯萬
之後孟軻門人萬章漢有萬攀又有吐萬氏改萬氏 三

遷志云萬章莖鄒境城西南十里萬村坊郭社

宋王偃

國策宋王之時有雀生鷄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
巨必霸天下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
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
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冠以示勇割偃之背鏃朝
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
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蘇子謂齊閔
王曰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
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匱展其臂彈其鼻此天
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呂氏春秋齊攻

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
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蟲者也以宋之強齊
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誅殺之又使人往視齊寇
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
視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為君視齊
寇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
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又恐
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
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
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
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搜神記云宋時大夫韓馮娶

妻而羨康王奪之馮怨王囚之論為城旦妻密遺馮書繆其辭曰其兩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既而王得其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賀對曰其兩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馮乃自殺其妻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因投臺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于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馮合葬王怒弗聽使兩人之冢相望也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交梓木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以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栖樹上晨夜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今睢陽有韓馮城其歌謠至今存焉

葛伯

揚升菴云班史古今人表魯隱列於下下而葛伯反於上中若以讓桓為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

戴不勝

萬姓統譜云戴譙國徵音宋戴公之後以謚為氏

段干木

說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宥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皇甫謐高士傳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

系三朝决錄云
段氏干木之子
如入關去干
漢文帝時段
為北地都尉
時段會無

人物既

卷之十一

世系表叙云李耳字伯陽一字聃其後有李宗者魏封于
大劉皆其裔也

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居於魏守道不
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墻而避文侯以客禮
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
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
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勢
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
為相不肖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夫文侯
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頌曰干木自晉萍寓西河群賢分組樹介巖阿千乘登門
跳躍徂騰光韋素耿照弗磨 白帖段干木富於義故
千乘為之軾廬諸侯為之止戈 齊東野語云唐書宗室

世系表叙云李耳字伯陽一字聃其後有李宗者魏封于
段為干木大夫按史記老聃之子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抱
朴子亦云伯陽有子名宗仕魏有功封于段干審此段干
乃邑名耳然孟子有段干木列子有段干生史記魏世家
有段干子田敬仲世家有段干明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
崇段干越人意者因邑以為姓耳風俗通姓氏註以為姓
段名干木恐失之蓋戰國時自有段規疑段與段干自別
若如唐史之說則段干木姓李名宗若如史遷葛洪之言
則段干木之賢魏文侯所以師而敬之者豈別一人邪書
其說以俟博識者

飛廉

勿既

卷之二

三

人亦稱
卷之十二
史記云中僑生蜚
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拾遺記云紂之
昏亂欲殺諸侯使飛廉惡來誅戮賢良取其寶器埋於瓊
臺之下使飛廉等於所近之國侯服之內使烽燧相續紂
登臺以望火之所在乃與師往伐其國殺其君囚其民收
其女樂肆其淫虐神人憤怒

楊朱

列子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
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
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
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
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
乎曰為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陽
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
中之一物柰何輕之
說苑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
諸掌然梁王曰先王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
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
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
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
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汗池何則其志極
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
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楊子曰事之可

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

墨翟

太平廣記云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為大夫外治經典內脩道術著書十篇號為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尚儉約墨子年八十有二乃嘆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

墨子曰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

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起不相愛于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

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

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
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
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
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
禁惡而勸愛 又云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
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以其所書于竹帛鏤
于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秦誓曰文王若
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
之博大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
取法焉且不唯 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之征有
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
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
求為且不唯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貴為天子
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
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于湯取法焉且不唯誓
命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
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古者文武為正均分賞賢罰暴
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
兼者於文武取法焉 韓非子墨子為木為三年而成蜚
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為飛墨子曰不如
為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
之任致遠力多久于歲數今我為為三年成蜚一日而敗

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輓拙為為史記云墨翟宋
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
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
如此則墨子在七十子之後容齋續筆云墨翟以兼愛
無父之故孟子辭而辟之至比於禽獸然一時之論迨于
漢世往往以配孔子列子載惠盎見宋康王曰孔丘墨翟
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
而願安利之鄒陽上書於梁孝王曰魯聽季孫之說逐孔
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於讒諛
賈誼過秦云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徐樂云非有孔曾墨子
之賢是皆以孔墨為一等列鄒之書不足議而誼亦如此

韓文公最為發明孟子之學以為功不在禹下者正以辟
楊墨耳而著讀墨子一篇云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
脩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
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此又何也魏鄭公南史梁論亦有抑
揚孔墨之語

匡章

齊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
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
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
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
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

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
 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
 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
 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
 妻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
 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
 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鮑彪曰君父一也雖無父命而
 以君命更葬何損于義凡章子之孝皆過所謂過孝 呂
 氏春秋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蔑將而拒之
 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
 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
 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
 軍童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
 旁者告齊侯者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
 所簡守皆其深者也侯者載芻者與見童子章子甚喜因
 練卒以夜掩荆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童子可謂知將分
 矣 又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棄尊位也今又王齊王何
 其到倒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后可
 以代之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匡章曰取代之子頭所重
 也后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惠子曰齊
 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匡章
 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惠子曰今王齊王可以壽

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為不為 又
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為
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
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

陳仲子

通志氏族畧云於陵氏姜姓風俗通陳仲子齊世家辭爵
灌園于於陵子孫氏焉 高士傳云陳仲子字子終楚王
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子曰僕有箕箒之妻請妻計
之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月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
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萬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于前
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

田仲即陳仲

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夫妻逃去為人灌園
齊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威后謂使者曰於陵子仲尚
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
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韓非子齊
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俸
人而食今穀有樹藝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
藝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
而任重堅如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藝為也曰然
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俸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
堅藝之類也 前漢書鄒陽曰於陵子仲辭三公而為人
灌園 水經注泉口山即陳仲子夫妻之所隱也 楊升

菴云班史古今人表膠毒列于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

盜跖

莊子云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徒平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兄母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 呂氏春秋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關閉也中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道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 史記云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 正義曰按蹠者黃帝時

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 淮南子說林訓曰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粘牡見物同

而用之異 皇覽曰盜跖冢在河東大陽臨曲直弘農華

陰山潼鄉 括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

河北縣本漢大陽縣也又今齊州平陵縣有盜跖冢 申

鑿云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善立法

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語曰盜跖

不能盜田尺寸不可盜况尺乎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

於野也則為私者寡矣

人物概卷之十三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纂

孟子

離婁

註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以為黃帝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 楊子雲長楊賦曰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 纏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

公輸子

註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 宋策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

人物概

卷之十三

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 呂氏春秋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 墨子曰公輸子削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誰也不如翟之為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 酉陽雜俎云魯般燉煌人未詳年代巧侷造化嘗作木鸞其父乘之至吳會吳人以為妖殺之般怨吳人殺其父于蕭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為也于是賈物巨千謝之般為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唐初工人尚祈禱其木仙 世本云公輸般作石磴 客座新聞云天順辛巳河南大雨潁上縣去治四十里地裂出一石棺上題魯般二字蓋中虛無人云

師曠

春秋列傳云師曠字子野晉樂師時稱多聞凡國之疑議必訟稟之平公立問人君之道師曠曰人君之道清靜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繫于左右廓然遠見卓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他日公問于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就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

達不知其賢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
勇也言之而不聽不信也三年楚公子午伐鄭師曠曰不
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既
而楚師多凍役徒幾盡初衛靈公將如晉次于濮水之上
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謂之新聲至晉為平公
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
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于濮水之上聞此聲者必於濮
水之上升其後平公竟說之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
明兆于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以耀德于廣遠也風
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循詩以詠之循禮
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今君說

新聲欲無哀得乎自是晉政在大夫而公室遂衰焉 呂

氏春秋晉平公鑄為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
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
者將知鍾之不調也臣竊為君耻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鍾
之不調也 淮南子冥覽訓曰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
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瘡病晉國赤地 主術訓
曰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 齊民要
術云師曠晉樂官耳清知音知歲時豐則甘艸先生齊也
若苦則苦草先生葶藶也若惡則惡艸先生水藻也若
旱則旱艸先生蒺藜也若雨則雨艸先生藕也若病則病
草先生艾也若流則流艸先生蓬也 王子年拾遺錄云

師曠者或云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辯音律撰兵書萬篇時人莫知其原裔出沒難詳也晉平公時以陰陽之學顯於當世乃薰目為瞽以絕塞衆慮專心於星筭音律考鐘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春秋不記師曠出於何帝之昔曠知命欲終乃述寶符百卷至戰國分爭其書滅絕矣 隋志師曠書三卷後漢蘇竟傳云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注雜占之書也方術傳序師曠之書注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占災異 孫子何氏註曰離朱百步覩纖芥之物為明師曠聽蚊行螳步為聰 文選班孟堅曰牙曠清目于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 風俗通云曠氏師曠之後 文粹袁皓師曠

廟文吟篁怨桐天其聲乎鏘石鏗金天其文乎擊革鳴絲天其暢乎匏土之韻天其和乎天有至音寄斯八物先生不生斯音鬱鬱先生既生斯音在律 樂書云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聲為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於右其聲為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左其聲為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于上其聲為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于下其聲為羽天數五奇地數五偶奇偶相資而五聲成焉蓋五聲之變不可勝窮也而師曠能精之故天下之語樂者其聲必期於師曠云 升菴云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天人今之藝師有此乎

齊景公女

越絕書云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為質子為造齊門齊女思其國死葬虞西山 藝苑卮言孟子所稱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按所嫁乃闔閭長子名終累俱早亡葬常縣北二里海虞山東南嶺葬畢化為白龍而逝又齊女日夜思其家哭因名其門曰齊門化龍事雖怪誕第夫差不聞齊女為夫人則終累為得之意是闔閭破楚後景公畏而女其子也

太公

呂覽註太公望炎帝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錫姓為姜氏曰有呂故曰呂望遺紂之亂聞西伯善養老者遂奔于周鈞

于渭濱文王出田而見之曰吾望公久矣乃載與俱歸為太公望使為大師文王薨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傳曰齊大岳之胤 六韜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虜非虎非猨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臯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齊三日乘田車駕田馬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邪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

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正諫不惡至情何為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網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太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以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綿綿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歛焉文王曰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下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為師 尚書中候曰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荅曰望 秦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讐不庸文王用之而王 說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十三夜魚無食者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

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 楚辭天問
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王逸曰言太公鼓
刀在市肆文王親往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
喜載而歸 宋玉九辨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
匹合 貨殖傳曰太公望封于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
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監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輳
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欽挾而往朝焉 水經注
云汲縣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廟側高林
秀木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城西北有石夾水
飛湍迅急人亦謂之磻溪言太公常釣於此 玉海石林
葉氏曰墨翟以太公於文王為忤合而孫武謂之用間且
以嘗為文武將兵故尚權詐者多並緣自見吾意六韜所
傳雜出春秋戰國以來兵家漢魏間好事者始掇為書而
名之故獨晚出且後世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以為
本謀司馬遷亦嘗言之矣而不知是正遷真多愛而好奇
者哉 常熟志尚湖在縣西南四里太公釣處也長十五
里廣九里旁邑水溢而出亦匯于湖虞山臨于湖上其濱
饒葭葦蒲荷魚鳥翔躍民墟柳比率業魚稻柳港映帶景
最佳勝又名西湖以擬餘杭之西湖

淳于髡

萬姓統譜云淳于河內羽音春秋時小國也子孫以國為
氏 滑稽傳云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

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
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竝侵國且
危亡在於日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
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
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于是乃朝諸
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
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
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
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
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

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於是齊威王乃益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
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
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
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
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
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
矣若親有嚴客髡恭鞫鞠臈侍酒于前時賜餘瀝奉觴上
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
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
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

池筆記云淳
于亦醉至於
石亦醉至於
坐幾于爵矣
諷之有蓋有
意以多少之
常知飲酒之
我觀亦識安
生之嗜亦少
矣是以記其
蕩之言而能
荒主長夜之
世未有識其

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
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
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薊澤當此之
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
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
飲以髡為諸侯主客東室置酒髡嘗在側 齊策淳于髡
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
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
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
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于沮澤則累世不得一
焉及之畢黍梁父之陰則却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

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于河而取火於燧也髡
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新序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
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為王言琴之象
政狀及霸王之事宣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齊有
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
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
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
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
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負缸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
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
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負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

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
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
所以貴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毫猶能
挈石駕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 淮南
子道應訓曰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
乘將使荆辭而行又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
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之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
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
若其寡也 白帖淳于髡以承意觀色為務再見梁惠王
終無言惠王問之曰前見王王志在音王曰誠聖人也
玉海注齊威宣養士稷門之下自淳于髡以下七十餘人
高者為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

類賦注史記曰淳于髡其諫說慕宴嬰之為人然而承意
觀色為務故齊人謂之灸輶輶者車之盛膏者灸之不盡
猶有餘流言髡之智如此

曾元

說苑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
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
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顛魚鼈以淵為
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
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于少愈禍生於懈惰孝
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韓詩外傳云曾參喪妻

人勿疏 卷之十三

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 如淳曰華與元參之二子也

瞽聵

孔安國尚書傳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 鄭司農云無目眇謂之瞽有目眇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瞶 劉向孝子傳云舜父夜卧夢見一鳳凰自名為鷄口啣米以食已言鷄為子孫視之是鳳凰以黃帝夢書占之此子孫當有貴者舜占猶之比年糴稻穀中有錢舜也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過舜前舐之目霍然開 類林云舜耕歷山歲不熟舜糴其母詣糴每還錢與米問之子也因相抱歸拭其父目尋自明堯聞而妻之 真源賦云舜糴于平陽中父認之乃舐其目日以光明

逢蒙

吳越春秋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射所起音曰黃帝作弓以備四方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蒙傳楚琴氏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麋侯翼侯魏侯也 荀子羿逢蒙者善服射 淮南子重以逢蒙門子之巧 龜策傳羿名善射不如雄渠逢蒙注引七略有逢蒙射法 呂氏春秋逢蒙始習于甘蠅 楊子雲羽獵賦云逢蒙列皆羿氏控弦 列子逢蒙弟子曰鴻超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

箭子則逢蒙
為逢門至淮
子則逢蒙門
更似兩人矣

物紀

卷之十三

度公之斯 尹公之他

吹劍錄案左氏衛獻公戒孫文子寧喜子食皆服而朝日
盱公不召而射鴻於圃及文子如戚公飲之酒使大師歌
巧言之卒章文子懼并孥於戚公使子蟜子伯與之盟文
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初尹他學射于庾公音斯庾公差學
射于公孫丁二子為孫氏追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
為背師不射為戮射兩鉤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
矣乃反射公孫丁觀此則尹公他豈端人哉 左傳孔穎
達疏曰孟子姓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人之
身有此二行孟子辨士之說或當假為之辭此傳應是實
也

西子

疏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幸之每
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 案宇記曰西施施其姓
也會稽諸暨縣有東施家西施家越王於苧蘿山得採薪
之女西施飾以羅縠教以行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
學服而獻吳王吳得西施為築姑蘇臺 吳越春秋云越
王以吳王淫而好色大夫種乃使相於國中得苧蘿山鬻
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
都巷三年學服而獻于吳乃使相國范蠡進之 拾遺記
云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脩明即西施鄭
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

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矣乃嗟而目之若雙鸞之在輕霧沁水之漾芙蓉藻吳王妖惑急於國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城蛇門內有朽株尚為祠神女之處 吳地記云嘉興縣南有語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止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 蘇州圖經曰吳王宮中有響屧廊以板楠板藉其地西子行有聲因名云 楊升菴云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

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西施不從范蠡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蓋吳既滅即沉西施於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謫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也 聽雨紀談云西子事昔人文辭徃徃及之而其說不一吳越春秋云吳亡西子被殺則西子之在當時固已死矣唐宋之間

詩云一朝還舊都靚妝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畏沉荷花
則西子嘗復還會稽矣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
鴟夷則西子嘗甘心於隨蠡矣及觀東坡范蠡詩云誰遣
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則又以為蠡竊西子而隨
蠡者或非其本心也姑識之俟博識者 淮南子曰曼容
皓齒形姱骨佳不待傅粉芳澤而美者西施陽文也 又
曰今夫毛嫵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人銜腐鼠蒙蝟胃皮
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
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筓珥衣阿錫曳齊紈粉
白黛黑佩玉環榆步雜芝若籠蒙目視冶由笑日流眺口
行者無不憚標 餘標 癢心而悅其色矣 管子云毛嫵西
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怒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 慎子曰
毛嫵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以皮褐則見者走易以玄褐
則行者皆止

沈猶行

姓苑云沈猶行太山人 國名紀云沈猶行古附庸後魯
沈猶氏漢劉穢為沈猶侯地在千乘

儲子

國名紀曰齊大夫有儲子姓源云儲人後繆 國策云子
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
之儲子謂齊閔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 鮑彪注儲子見

離婁下

卷之十三

人物概卷之十四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孟子

九男二女

趙注曰堯使九子事舜以為師 路史云堯之子長監明
蚤死不得立監明之嗣封於劉宋又不肖而弗獲嗣其後
丹房傳錄堯異隨卯櫟函皆云堯後之國不可悉考 又
云妃以盲嫪以瑩以觀其內九子事之以觀其外二女嬪
媯純 道九子尊虞服勤靡懈 路史注盲即娥皇瑩
女英 一本 列女傳云二女承事舜于畝中不以天
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媯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叟使舜

人物概

卷之十四

塗廩舜歸告二女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出復使舜浚舜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伶之與二嫂諧舜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舜陟方死蒼梧二妃死江湘間俗謂之湘君文粹韓愈黃陵廟碑云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邈有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元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返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為其夫人因以二妃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楚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 夢溪筆談云舊傳黃陵二女堯子舜妃以二帝道化之盛始于閨房則二女當具任妃之德考其年歲帝舜陟方之時二妃之齒已百歲矣後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語多瀆慢皆禮義之罪人也

象

史記云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母與弟日以篤謹中論曰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

共工

左傳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言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云即共工神異經云西北荒有人人面朱髯蛇身人手四足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

驩兜

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杜預云即驩兜也帝鴻黃帝也 國名紀云以嬖臣狐攻專權亡國今弘農有地名兜志為驩兜之都

三苗

書傳云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饕餮 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念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預云縉雲黃帝時官名非帝子孫故以比三凶也貪財曰饕貪食曰餮 金匱言三苗之時三月

不見日 墨子云三苗亂天命殛之雨血三朝 隋巢子
曰昔三苗大亂龍生于廟犬哭于市 論衡云三苗之亡
五穀變種鬼哭于郊 山海經云大荒北經黑水之北有
人有翼名曰苗氏

鯀

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告之則頑舍
之則置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杜預云
即鯀也檮杌凶頑無儔匹之貌 皇甫謐曰鯀帝顓頊之
子字熙又連山易云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系本
亦以鯀為顓頊子漢書律曆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鯀
禮記疏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棗商至死不得反於朝 呂

氏春秋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
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
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
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
羽山副之以吳刀 竹書紀年云堯欲禪舜共工鯀諫以
為不可舜即位殛鯀于羽山流共工于幽州 離騷經曰
鯀婞直以方身兮終然夫乎羽山之野 海內經云鯀竊
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
神異經云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土知通塞
為人自用欲為欲息名曰鯀 述異記云堯使鯀治洪水
不勝其任遂誅鯀于羽山化為黃熊入于羽泉今會稽祭

禹廟不用熊曰黃能即黃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物類相感志云胸山有羽淵即殛鯀于此其水常清牛羊不敢飲之螢雪叢談云人皆知渾敦窮奇擣杙饕餮為四凶而不知所以謂之四凶者果何意邪蓋當舜之時見其罪惡如此而例以兇徒目之譬猶獸也據山海經載渾敦窮奇擣杙饕餮皆獸名杜預解經不知出此妄以義理解之無怪他人之不識也

咸丘蒙

疏案春秋咸丘七年有焚咸丘杜預云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以此推之則此所謂咸丘蒙丘者豈咸丘之人有以蒙為名者邪通志氏族略云齊有隱士咸丘

丹朱

通志氏族略云陶丘氏帝堯子丹朱居陶丘因氏焉史記曰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世本云堯娶散宜氏子謂之女皇又謂之女瑩生丹朱太平御覽尚書上篇云丹朱不肖堯使居丹淵為諸侯號曰丹朱路史云帝初娶散宜氏曰皇生朱鰲很媚克兄弟為閹囂訟嫚游而朋淫帝悲之為制奕棋以閑其情使出就丹帝崩虞氏國之於房為房侯相圖經引孟子

注舜封丹朱於白水白水乃今清河蓋夏封之在鎮西南
三里有丹朱陵八里有帝子夜游臺周二百步相臺志云
丹朱嫚游之地

舜之子

路史云舜二妃娥育生子女瑩生義鈞及季釐季釐封緡
為桀所克義鈞封於商是為商均是喜歌舞 水經注九
疑山大舜窆其陽商均葬其陰

啟

案帝啟曰會

見紀年連山作余

一曰建

見年代曆按歸藏鄭母經明夷曰夏后啟筮御龍飛

升于天山海經楚乱苛引作夏后開避漢諱也故云啟之守開塗山氏能明訓教而致其化列女傳云及長化以故啟知王事達君臣義

之功而不殞傳列女吳越春秋云啟即天子之位治國于夏

尊禹貢之美悉九州之上以種五穀累歲不絕啟使使以
歲時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廟于南山之上 越絕書云
禹崩啟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啟歲善犧
牲以祠之經曰夏啟善犧於益此之謂也 潜夫論云禹
字子啟者啟開之字也誤作啟後人變之則又作開 楚
辭辨證云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蠻王逸以益天位為離蠻
固非文義補以有扈不服為離蠻文義粗通然亦未安或
恐當時傳聞別有事實也史記燕人說禹崩益行天子事
而啟率其徒攻益奪之汲冢書至云益為啟所殺此事要
當質以孟子之言齊東鄙論不足信也 古今刀劍錄云

夏禹子帝啟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鑄一銅劍長三尺九寸後歲之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文為星辰背記山川日月

大丁 外丙 仲壬 太甲

紫竹書紀年外丙名滕不書陟年仲壬名庸四年陟而外丙適至仲壬其間又有小庚小甲雍已大戊四君絕與孟子不合 史記云外丙即位三年 帝王世紀云湯生太子丁外丙仲壬太子早卒外丙代立 孔叢子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

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不亦可乎 陳越石太甲論曰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為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臣必當如是淺於國者之為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邪君上之不肖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邪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為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執時乘之龍待駕於臣業何如哉况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詬以損其身則弑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知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浞浞接踵羿羿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于

西魏成于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周其終也未嘗不羿浞皆取伊周以為嚆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心則篡也有旨哉

癰疽 彌子

衛策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以為君也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于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于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說苑彌子

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刑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刑罪哉君游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左傳昭六年二月公侵鄭往不假道於衛及還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 淮南子秦族訓曰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

顏讎由

一名顏 蜀郡

孔叢子顏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言以非罪執子路請

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子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于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况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非汝之所知也 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司城貞子 陳侯周

邢疏案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為陳國之卿非宋卿也亦恐史家謬誤云陳侯周懷公子也今案史記世家陳懷公之子

問端錄云孔子在陳躬為主自子貞子時為陳侯周臣也臣云者志其非禮道侍人之倫也或謂臣孔子為之考之論語孔子與陳侯語者

名越者乃為濬公又案濬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即濬公是為懷公之子濬公即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濬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於魯案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三歲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孔子遂曰歸與歸與然則孔子濬公六年來至居三歲遂復適衛而歸魯是濬公八年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子主于司城是為濬公之臣矣今孟子乃云為陳侯周臣是陳侯周即濬也

百里奚

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于虞為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諫而不聽奚乃去之 秦本紀晉

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請以五羖羊之皮贖之楚人許之繆公乃釋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 史記趙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時飯牛于秦公孫枝得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為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志也境內將服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前漢書鄒陽曰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 又韓信曰百里奚居虞

口梁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一羊皮憶別時

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與不用與不聽耳 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 風俗通曰百里奚為秦相堂上作樂所賃浣婦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撫絃而歌曰

人勿既

曰富貴忘我
次當作炊爨
族蔡邕月令
句曰鍵闌壯
一所以止扉或
明之則移然則
時貧困并以
杜木作薪炊
聲類作屨又
作店
忘氏族畧云
里氏即百里
之後其先虞
公于百里因

百里奚初娶我兮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鷄今適富貴忘
我為尋問之乃其妻也 張溫自理表云昔百里奚賢秦
穆公欲干之繆公好牛因賃官以養牛蹄上乘肉三寸公
使禽息視牛息入言之公不信怒息復言之公又怒吏曰
再怒其主罪當刑使守門公出禽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
者顧君勿忽也公乃問百里奚曰臣之長非養牛者也乃
養民也公視牛察之則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謝禽息息
曰所以不死者君未知客也今已知之矣乃觸門而死
北齊書顏之推曰井伯飲牛于秦中子卿牧羊於海上

秦穆公

本紀曰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穆公名任

繆公

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
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
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
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
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
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于齊
而乞食銍地名人蹇叔叔臣臣曰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
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
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
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
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

人物誌

卷之十四

十一

上大夫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 亡入戎能
晉言聞繆公賢政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
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
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
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
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
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
望于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
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
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
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
余賢寡人之害將柰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
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
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
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
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答而後令內史廖以女
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于是秦乃歸由
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問要由余由余遂去降
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
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
鼓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 說苑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
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

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殺大夫於係
 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
 小矣 尚書中候云秦穆公出狩至于咸陽日稷庚午天
 震大雷有火下化為白雀銜籙丹書集于公車公俯取其
 書言繆公之霸也訖胡亥秦家世事 呂氏春秋曰昔者
 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楚人取之見楚人方將
 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
 恐其傷女也于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為韓原之戰晉人已
 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
 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扎矣楚人之嘗
 食馬肉于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聞於
 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
 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 皇覽曰秦穆
 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 皮日休秦穆謚繆論云聖人
 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馬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
 焉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闔者將死而方救噫
 其亦不仁矣當晉獻驪姬之亂後奚齊卓子已死餘重耳
 在翟夷吾居秦重耳之賢天下知之又其從者皆足以相
 人國如先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
 化於汾晉而穆公乃先置夷吾夷吾之入也背內外之賂
 蒸其父之室卒身獲于秦而子殺于晉嗚呼致是者非晉
 人之罪秦人之罪也夫擊立八年不善而去鮪用三載弗

績而誅况晉惠公之在位作宗廟之蠹蝨為社稷之稂莠
一立十五年其為害也大矣可以謚繆為定唐文程氏
攷古云古今罪秦穆公以人從死非也此自其國俗嘗有
顛狗者而三良亦在顛中耳田橫死其二臣亦穿冢以從
是時橫已失國豈能強之使狗乎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
身者傷其自欲從狗不可救止更代恐非繆公遺命使然
也秦獻公元年下令止從死者然則自繆公以至康公其
國俗既以顛狗為義國亦不立法禁惟獻公知非令典始
以國法絕之

宮之奇 虞公

杜預春秋傳云宮之奇虞之忠臣也 國語伐虢之役師
出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
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
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
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
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
擊遼西山三月虞乃亡 呂氏春秋昔者晉獻公使荀息
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
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
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
將柰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若受我
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阜而

著之外阜也君奚患焉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
為遮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彌虞公濫子
寶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
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先人有言
曰唇竭而齒寒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彌
也若假之道則彌朝亡而虞夕從之矣柰何其假之道也
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彌克之還反伐虞 秦策云
夫晉獻公欲伐耶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
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
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
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

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 魏策曰昔者晉人欲亡虞而
先伐彌伐彌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于虞
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
書之以罪虞公 陸賈新語曰昔宮之奇為虞公畫計欲
辭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
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怪之寶也 前漢書何武曰虞
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于凶形
後漢書審忠曰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
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 文選陳孔璋曰宮奇在虞晉不
加戎 古今姓纂云虞大夫宮之奇後唐殿中侍御史宮
志暉居河東今河南有宮氏 春秋繁露云楚王覽托其

人勿既

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虞公託其國於宮之奇晉獻
患之乃髦殺得臣天下輕之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
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 韓非子曰虞公之兵殆而地削
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物概卷之十四

人物概卷之十五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孟子

五人

國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鬪臣扞難之士五人我無一何也
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盍也待交梓可也

樂正

通志氏族略云樂正氏周禮樂正因官氏焉
裘牧仲

古今姓纂云本仇氏避難改焉後漢有求仲 姓苑云衛
大夫食菜於裘氏因以為氏今會稽有裘氏

晉平公

史記晉世家曰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 說苑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割割隲朋善削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隲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

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 國語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垂於哀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逸 韓非子平公問師曠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

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
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
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即門之堦再奏之而列三奏
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
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而問曰音莫悲
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
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
龍畢方竝鎡蚩尤居前風伯進埽雨師灑道廂狼在前鬼
神在後騰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
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
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
北方起再奏之入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
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
平公之身遂瘡病 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熊窺屏惡之
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御曰浮遊既敗于顓
頊自沒深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
常為天王崇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歿見堂下則邦人駭見
門近臣憂見遮則無傷窺君之屏病而無傷祭顓頊共工
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間

亥唐

嵇康高士傳云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雖蔬食
菜羹平公每為之欣飽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舂向入

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勃然作色不悅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

易牙

易牙

淮南子曰史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如甘苦知矣又曰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葵呂氏春秋曰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公曰易牙烹其子以饋寡人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韓非子管仲曰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桓公南遊堂阜堅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餒而死三月不收蟲出于尸論語隱義曰齊桓公北伐中山還倚柱嘆曰天下珍物悉易得未得人肉食易牙歸斲其兒兩手以啖君

子都

鄭風云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毛傳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鄭箋云人之好美色不往覩子都乃反往覩狂醜之人左傳隱公十一年夏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闕鄒子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鞞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

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螯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鄭伯使卒出殺行出犬鷄以詛射潁考叔者 莊公十六年秋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闕

奕秋

文選沈休文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良注曰儲謂蓄精思也 漢張衡傳云奕秋以碁局取譽 劉子新論奕秋通國之善奕也嘗奕之思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奕道暴深情有暫闇笙猾之也

趙孟

案左傳國語並以趙武為趙孟而漢詁朱傳惟云晉卿不詳名氏豈自叔帶以下盡可稱趙孟邪汝之趙世家獨有趙孟耳然不稱趙孟也當以左國為證

左傳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寇事之而後可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國語秦后子來奔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

乎對曰不識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
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蘇孰
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文子出后
子謂其徒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
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
猶懼不終其身今旣日而湫歲怠偷甚矣

屋廬子

通志氏族略云屋廬氏晉賢人屋廬子著書言彭聃之法
烏獲

疏案皇甫士安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
徒並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 御覽

云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
說舉龍文之鼎絕膈而死 韓非子曰烏獲輕千鈞而重
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 呂氏春秋曰使烏
獲疾引牛尾尾絕方動而牛不可行逆也 燕策云烏獲
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 薄疑曰烏獲舉千鈞
又况一斤 注千鈞三
為斤也 文選班孟堅曰良樂軼能于相馭
烏獲抗力于千鈞 藝苑卮言云秦烏獲又夏育俱能舉
移千鈞

宋恠

荀子云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又云宋子蔽于欲而不
知得又引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又云子宋

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已之情欲為多是過也注云宋
鉞宋人也與孟子同時蓋尹文弟子 莊子天下篇曰不
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
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
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
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駟合驩以
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
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
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
自為太少曰請欲固
曰我必得活哉國傲乎救世

之士我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
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淡為內其
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公儀子

史記循吏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
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
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
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
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
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
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韓非子曰公儀休相魯而

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于法枉于法則免于相免于相則雖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于相雖不受魚我能常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于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 唐張仲素公儀休焚機賦云言念魯相温其如玉覽下妾之獻執將自家而窒欲克勤克儉誠君子之息機焚如棄如示小人以止足文苑英華 說苑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王豹 縣駒

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單門 張衡傳王豹以清謳流聲 文選陳孔璋曰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藻績之絲 善注曰按此文當過高唐者效縣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誤 翰注曰高唐齊邑也善歌者縣駒居是焉而齊右之人皆善為歌者言風俗樂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沂

華周杞梁華周一作華舟

疏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 說苑齊莊公且伐魯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

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鬪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我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伏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

子死義死
死即止
故兵利
利我

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歿其妻聞死而哭城為之弛而隅為之崩列女傳莊公嚴莒殖戰而歿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

人勿既

卷之十五

九

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 頌曰
杞梁戰死其妻收喪齊莊道弔避不敢當哭於城城為
之崩自以無親赴淄而薨 贊曰嗟哉杞梁有要貞禮郊
弔不受枕屍哭死路涕城崩自病無倚赴淄絕命同歸可
紀 古今注杞殖戰死妻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
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姊之真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
梁殖字也 琴操曰范杞梁妻嘆者齊邑范梁殖之妻所
作也 藝文類聚杞梁妻贊曰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卒
莒場郊弔不賓哀崩高城訴情昊穹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湘川記云杞梁死其妻無子乃求夫屍于城下聞之者
皆揮淚十日而城崩而死

五霸

左傳孔疏曰夏有昆吾商有豕韋大彭周有齊桓晉文此
最疆者也故書傳通謂彼五人為五霸 風俗通曰齊桓
九合一匡卒成王室責疆楚之罪復苞茅之貢晉文為殘
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翼戴天子繆公受鄭甘言
置戎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
車氏為殉詩黃鳥之所為作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
慕名而不綜實六鷁五石先著其異覆車殘身終為慘矣
莊王僭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皆無興微繼絕
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
同之霸功或誤後生豈不暗乎 諸侯王表哀則五霸扶

其弱師古曰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地
理志春秋時五伯迭興師古曰此五伯謂齊桓宋襄晉文
秦穆楚莊矣州劄記曰齊桓之霸也不以戰勝其猶有
湯武之遺乎霸至文而衰矣宋襄之亟辱也楚莊之憐志
也秦穆之不主盟也焉得五也昆吾大彭豸韋幾然哉
楊升菴集云世儒多稱五伯濫矣夫予見其二矣未見其
五也五伯并稱桓文之意荒矣夫伯何為者也中國陵四
夷競有能聯諸侯同會盟以役社稷以固維城是之取爾
田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者桓之匹也未
月三此者也彼秦宋楚何為者哉秦伯之繆也宋伯之虜
伯之寇也繆虜寇何伯之有焉自以為伯不明也又

從而伯之遂聲也

三王

風俗通曰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
也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亮為商成就王道天
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
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
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環順鼎耳窮
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慎子

史記慎到趙人學黃老道德之術曰發明序其指意故慎
到著十二論 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二篇

卷之十卷勝
編註今統五篇
辨全書也

周氏涉筆曰稷下能言者如慎到最為屏去繆妄剪削枝
葉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於上非田駢尹文之徒所能
及五篇雖簡約而明白純正統本貫末如云天下無一貴
則理無由通又云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今通指慎子為
刑名家亦未然也 荀子曰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 又
曰慎子有見于後無見于先 荀子注其術本黃老歸刑
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

白圭

史記云白圭周人也嘗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
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
決斷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

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 國策白
圭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為奸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
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於君也鮑彪注魏人趙
岐以為周人非也 韓非子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
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 呂氏
春秋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
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
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盡信矣莫之
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粮居者無食則財
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必亡
中山齊皆當此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雉多洎

之則淡而不可食肉汁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螭
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聞之曰不然使
三軍飢而居鼎旁遠為之甑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
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邪 鄒陽曰白圭戰亡六
城為魏取中山 良注曰白圭為中山將為亡六城中山
君將誅之亡入魏魏文侯厚之還拔中山也

傅說

說命說築傅巖之野注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
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
築之以供食 離騷經曰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
疑 韓非子曰傅說轉鬻注云轉次而傭故口鬻 史記

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得說

于傅巖中 莊子曰夫道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

傅說得之以相武丁菴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干列

星 淮南鴻烈解注言殷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像

旁求之得傅說於傅巖遂以為相為高宗成八十一符致

中興也死託精于辰尾星一名天策 尸子曰傅巖在北

海之洲 帝王世紀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裳而

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武丁寤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

歡說也天下豈有傅我而悅民者哉明日以夢視百官百

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

衣褐帶索執役于虞鞠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

奇子曰卿也胥
靡之人俄而受
天下之大器
文辭馮用之權
論曰高宗知傅
說之賢欲委之
天下於其時
於百時

之上慮辭情弗
協事難以濟故
稱夢得賢相乃
刻像而求之商
之中興賴善權
之主也
楊升菴云說築
傅巖之野築之
為言居也後世
猶有卜築之稱
求其說而不得
遂謂傅說誕于
板築雖孟子亦
誤夫 正揚云
此崇傳也據以
辨孟實言哉

衣褐帶索執役于虞鞠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

巖謂之傳說 觀象賦曰傳說登天而乘尾注傳說一星
在尾後乘尾在龍駟之間 石氏云傳說一名太祝鄭樵
通志云謂之傳說者古有傳母有保母傳而說者謂傳母
喜之也偶商之傳說與此同音諸子家不詳審其義則曰
說騎箕尾殊不知箕尾專主後宮之事故有傳說之佐焉
按在天為星辰在人為聖賢于理固有然者乃變古而曲
為之說則造父奚仲王良亦皆古人也又將何說乎 拾
遺記云傳說賃為赭衣者春于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
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殷以玉帛聘為阿衡也 拾
遺錄云傳說去其春筮釋彼傭賃應翹旌而來相可謂知
幾其神矣同磻溪之歸周異殷相之負鼎龍蛇遇命道會

則通 地理志云傳險即傳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
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國號國之界又有
傳說祠 水經注云沙澗水北虞山南經傳巖傳說隱室
前俗名聖人窟 古今姓纂云北地傳氏殷相說之後說
築於傳巖曰以為姓漢末居南陽 說苑云夫遇亦有時
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社傳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
王也寧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
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

孫叔敖

古文苑孫叔敖碑文略曰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期思縣
人也君受純靈之精懷絕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

枝首蛇固埋掩其形母曰若無憂焉其陰德玄善遂為父
毋九族所異及其為相收九畢古懼之利以慤潤國家家
富人喜優嗜樂業拭序在朝野無頓憾其憂國忘私乘馬
三季不別牝牡至於殒齒而無分銖之蓄破王珙不以寶
財遺子孫終始若矢去不善如絕絃徹節高義敦良奇介
自曹臧孤竹吳札子罕之倫不能駮也王來其子而加封
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於滿
國下温境埶人所不貪遂封滿鄉即固始也 呂氏春秋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
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
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機可長有者其唯此也

孫子曰義云令
尹之貴若在令
尹則與我無預
我之可貴若在
於我則與令尹
無預故曰其在
彼邪亡乎我其
在我邪亡乎彼
躋躋四顧謂高
視遐想于天地
之間安知人之
所謂貴與賤哉

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
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已
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又云孫叔敖三為
令尹而不喜注叔敖還賈伯盈之子三去令尹而不憂有所違也有
所違則物弗能惑 莊子有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
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
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
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
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
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史記曰孫叔敖三得相而不

一勿元

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 韓
非子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
夏葛衣面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 楚史禱祝令
尹虞丘子復于莊王曰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
秀羸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
民可使附莊王從之以孫叔敖為令尹少馬虞丘子家于
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于王曰孫叔敖奉國
法不骫可謂公矣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皇覽曰叔敖
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土里民傳孫叔敖曰樊我廬江陵
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三十里所或曰孫叔敖
激沮水作 少大澤之池也

桃應

萬姓統譜云桃應孟子時人桃望出山陽見姓苑

盆成括

說苑虞君謂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
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
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
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臧而色
不得以常茂 通志略云盆氏齊邑也盆成子之後漢盆
謚為中郎將望出齊郡

牧皮

萬姓統譜云牧氏黃帝臣力牧之後見風俗通

西郭復居布衣
之士盆成括父
之孝子兄之順
弟也又帶為孔
子門人齊豈有
兩盆成括邪

萊朱

換萊朱即仲虺
一作仲傀一作
中歸一作仲豳

左傳仲虺為湯左相正義以諸侯相天子 晉志成湯居
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 荀子引中歸之言曰諸
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
者亡 墨子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
是增用爽厥師彼用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謂
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 唐宰
相世系表仲虺為湯左相臣扈祖已皆其胄裔也 困學
紀聞云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

散宜生

尚書孔注散氏宜生名 尚書太傳散宜生之犬戎氏取

案漢書古今人
表女皇堯妃散
宜氏女當以散
宜為氏

美馬駮身朱鬣雞目者陳於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
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
注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 呂尚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
有文德而為相 又曰散宜生闕天南宮括三子俱學乎
太公太公見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 太
公六韜云商王拘周伯昌于姜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
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于是得犬戎氏文馬駮身朱
鬣目如黃金項如雞尾名曰鷄斯之乘以獻商王 淮南
子道應訓文王砥德脩政紂乃拘文王於姜里于是散宜
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鷄斯之乘玄玉百工
注二玉為
一工也 大貝百朋玄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

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
說苑武王伐紂過隧斬岍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
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
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霧而乘以大雨水平地
而齋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
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
以擊衆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
者精也

武王伐紂記

卷之十五

